

把沉睡的人都叫醒

本报记者 赵 忱

2009 年 10 月 11 日至 17 日,“2009 北京传统音乐节”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为期一周的音乐节,共举办了 13 场形式各异的音乐会。

1 月 24 日,北京传统音乐节总结会在音乐学院举办,窗外的寒风吹不散心中的热情。有人向大会组织者提交了《中国音乐学院醒了》的专门文章,表达音乐节带给他的全方位的思考。李西安、王世光、傅谨等专家学者也把他们对传统音乐节的感慨、对传统音乐的深情无保留地奉献给大会。身临其境,记者颇有所感悟。



王世光循着锣鼓声下楼

北京秋日的某一天,著名作曲家王世光正在家里做早餐,一阵喧天的锣鼓声把他的目光和他心吸引到楼下院落里。王世光住在中国音乐学院新宿舍楼。匆忙用完早餐,他就拿着相机下楼来到了学院广场,广场上琳琅满目的“传统音乐”展示大面积极不暇接,他一口气照了 300 多张照片。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直至退休,他再也没有机会一次性获得这样的机会,亲近大体积、大体量、多样化的传统音乐。那是典型的传统音乐,绝不简单等同于民族音乐。写出了《长江之歌》的作曲家激动得眼含泪花,并心存感激:因为住在这里,他得到了很多亲近传统音乐的机会。从阶梯教室听到国音堂音乐厅,直至发现令人振奋的“传统音乐节”,王世光觉得,中国音乐学院对传统音乐和传统文化的自觉担当意识及作为,值得尊敬、鼓励、赞美。

王世光清楚地记得他在求学阶段受到的传统音乐的恩泽。5 年制教学计划,有整整两年是在接受传统音乐教育,不仅是传统音乐,更是大的传统文化熏陶。作曲系学生要学一年京剧,唱腔是要单独学的,然后学昆曲,都是跟着学养很深的教授学习,比如跟随叶叶曦教授学笛子与书法,经常被组织看各种各样的戏,进京演出的戏几乎全都看,二人台、五音戏、碗碗腔,不知道学了多少

东西,一生受用不尽。还有专门的采风,去很多地方,待很长时间,如今想来,如果再去看看那些曾经去过的地方,可能物质的存在早已化为乌有,但通过采风得到的民族民间文化滋养却长久地留在心中,成为精神营养和专业学养。

与王世光这一代幸运地得到了传统音乐与传统文化熏陶的学子不同,在新的时代,对于大部分学校及学子而言,“传统”似乎仅仅以“概念”的方式存在,“传统”成为理念,成为口号,犹如“国学”被突然务实地“光大”。此情此景之下,2009 年北京传统音乐节兀自来到,好像不识时务,却是应运而生。“中国”二字,从来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音乐学院虽然被冠以“北京”字头,显然并不只是北京,只是以北京为原点,向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辐射,于是,才有了 13 场缤纷绚丽的音乐会。

傅谨发现了被遮蔽的民间文化

在北京乃至中国艺术教育界享有较高声誉的戏剧学教授傅谨是个看上去十分低调的家伙,实际上,他每次的会议发言总是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再次来到中国音乐学院的傅谨首先想起的是他若干年前应邀来此讲学的经历。

那时候,位于北四环外的中国音乐学院算是地处偏远,傅谨

在走上讲台之前先看见了橱窗里公示的课程表,那课表让傅谨心里紧了一下:单一、雷同,缺乏个性,缺乏“国字头”应有的对传统文化的特别的注重。

现在,对于成功承办了北京传统音乐节的中国音乐学院,傅谨首先要表达的意思是:羡慕。身为中国戏曲学院的著名教授,傅谨希望中国戏曲学院也能办一届有声有色的国际传统戏剧节及研讨会,但愿望目前尚未充分实现。傅谨分析说,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与中国美术学院,都是堂堂“国字头”艺术学院,这是它们共同的优势。劣势也一样,都必须面对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的“央字头”压力——它们权威且全面,以及有“央”在先的天然优势。傅谨认为,牢牢抓住“国字头”,突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优势,是三大“国字头”艺术学院无人可及的优势。问题在于:做什么、怎么做。举办北京传统音乐节就是明智的做法,而且,名正言顺。

在傅谨的印象中,丰富的民间文化曾经长期被遮蔽,直到申报“非遗”取得成果,才露出美丽端倪。他以为,民间文化的所谓发展,不能是变异,比如京剧若发展为京歌,其实已不是京剧。传统音乐节是一个良好的平台、良好的开始,传统音乐在此期间绽放出迷人的魅力。他不得不表示惊奇和赞美。

高为杰“被会议通知叫醒”

身为中国音乐学院的知名教授,高为杰被耳闻而非目睹的传统音乐节震惊。因为是成都人,他恰好在传统音乐节期间奔赴了成都,因此错过学院内喧天的锣鼓和国音堂纯净的吟诵。接着,他听到了来自身边的同事与学子的转述:传统音乐节相当成功。后悔莫及也许不至于,但确实有些遗憾。冬天来到的时候,他陆续收到了来自学院的通知,每一个通知都跟传统音乐节有关。终于莅会,高为杰首先听到了董维松的警示:所谓中国音乐学院醒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醒了,事实是:醒着的人早已经醒了,睡着的人还在睡。董维松的“醒与睡”言论旨在提醒还在睡梦中的人快些醒来,并且谨记:中国音乐学院必须以高扬中国音乐传统为己任。某次偶然的机会,董维松听到一位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在电台中对听众说:“我一听见中国歌剧就闹心!”他觉得这位老师的“闹心说”很是危险。他以为,一位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说出这样的话至少是不慎重的。

王世光的发言其实在董维松

之后,比之董维松的尖锐,王世光的说法比较中肯:有些人还在睡,那是已经醒来的人有责任,先醒来的人有责任叫醒还在睡的人。于是,高为杰才有了这样的打趣:我先是听说传统音乐节很成功,后又陆续接到了传统音乐节总结会的有关通知,我觉得每个通知都是在叫醒我。

高为杰随后分析了改革开放之后文化的多重论:先进论、霸道论、匮乏论、包容论。他强调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匮乏论和包容论占舆论之先,其实都有些片面。首先,作为音乐的传统文化,绝对不是匮乏的;其次,传统文化绝对需要更大的包容心。然而,无论怎样,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音乐,我们的态度首先必须是:足够重视,足够尊敬。放弃西方音乐教育经验,独尊中国传统音乐,肯定片面;一味参照西方教育体系,忽略中国传统音乐丰富的宝藏,更加错误。传统音乐节是一个不可小觑的经验。

邹文琴给学生写了饱含深情的信

邹文琴是桃李满天下的教授,著名如谭晶这样的歌手也是她的学生,但是,同样住在学院宿舍楼的邹老师也没有见过 2009 北京传统音乐节的阵势、规模、深度。她饱含深情地给学生写下了如下的短信:“艳红,现时院子里色彩绚丽,民间锣鼓撼人心扉,看着那些来自天桥的几丈高的幡在艺人手中耍弄,看着延庆的跑旱船,还有乌龟、贝壳、鱼虾……这么多年不见来自民间、属于老百姓的娱乐习俗,使我想起幼年的情景,不知不觉之中我已泪流满面、不能自己。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决不能丢弃忘却。它带给我们的是对国家对民族的爱,带给后人的是创造未来的无穷的智慧。我们的音乐节体现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活动操办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李西安也收到学生的信函:“虽然我只参加了几场,但是真的激发了我对民族音乐艺术的进一步热爱。听赵院长说我们学院从来没有办过这么大的活动,估计校庆活动内容也没有这么丰富。令我难忘的有两点:定位在文化和传统上;没有虚张声势的形式,内容朴实,注重交流和互鉴。”

2010 年,传统音乐节还将继续办下去,北京市教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还将继续对传统音乐节给予有力的支持。中国音乐学院借此醒来,会醒得更透。“中国”将在国人对“国字头”的尊敬中,获得文化的新生,每一种传统,都是为了“传”,从而更加“体统”。



小剧场昆曲《陶然情》剧照



昆曲《牡丹亭》剧照

艺术·舞台

1 月 23 日晚,北京地质礼堂外,进场的观众手上拿着一张写有“《茶馆》彩排演出”字样的门票。由于这是一场不公开售票的演出,观众多是演职人员的亲朋好友,也并没有任何宣传册页和节目介绍。但大家毕竟是熟悉《茶馆》的,抱着欣赏传统经典复排的心理来看演出,总不会错。

音乐响起,灯光亮起,全剧的

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 30 岁,这些“80 后”的年轻演员都是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院校表演专业的毕业生和在校生。“《茶馆》是我们每一个学表演的学生在校期间必修课程,不知道演过多少次了,而此次参与新版《茶馆》的排演却和以前完全不同。”一位演员告诉记者。

之间加入了两位讲述人,将《茶馆》原著剧本中生动的舞台提示和环境描述直接通过讲述人之口讲了出来,这使观众很快进入剧情,融入剧情描述的时代语境之中。同时,一些有意义的道具的添加为人物增添了趣味。招摇撞骗的唐铁嘴被配上了一辆随着时代不断更新的专车,爱放豪言的秦仲义则多了一个道具——扩音喇

“80 后”演员解构《茶馆》

本报记者 成 长

第一幕就把观众“雷”到了。一个个 20 多岁、穿着现代服装的年轻人冲上舞台,将一面残破的墙壁拆得七零八碎。在颇为动感的音乐声中,来回奔波的年轻人有的摔倒,有的力竭,有的又将拆下来的砖块重新砌上去。场下出现了嘀咕,很多人重新从兜中掏出门票,查看上面的剧目信息,怀疑进错了剧场。后排一个观众小声地说:“这和《茶馆》八竿子也打不着啊。”

跑上跑下的演员逐渐发生了变化,有的穿上了长袍马褂,有的挑起了菜篮扁担,背景音乐也开始响起慌乱的枪炮声,时光随着演员的穿梭逐渐过渡到观众所等待的那个年代。一段具有“解构”意义的呈现让这一出“新”《茶馆》显现出不一样的亮点。而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挑起全剧大梁的演员队伍。双手拢在袖中的王利发出来了,还是那样安分守己、唯唯诺诺的样子,却是一个面相清瘦的年轻人。唐铁嘴、松二爷、常四爷、刘麻子也是清一色的年轻面孔。这让这出经典老戏焕发了新鲜朝气。据悉,此次 18 人的演出

艺术·院团

昆曲要唱『青春腔』

——访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

本报记者 成 长

记》四部大戏连续上演。此次演出最大的亮点是主要角色绝大部分由剧院青年演员担纲,他们平均年龄不到 25 岁,尤其是杜丽娘和崔莺莺两个角色的扮演者,比 20 多年前首演这两个角色的昆曲名家蔡瑶铣还年轻许多。北大沸腾了,演出得到了来自不同年龄层的观众的好评。一位观众在演出结束后激动地对杨凤一说:“我看到了北昆的希望,看到了年轻人的希望,他们的实力很不错。北昆将年轻人推出来,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为了能让年轻演员有更多的演出机会,杨凤一在昆曲类型上也尝试着开拓。2009 年 11 月 28 日,以传统戏见长的北方昆曲剧院在北京市宣武区文化馆推出了第一部现代题材小剧场昆曲《陶然情》。这部戏以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者高君宇、石评梅真实感人的爱情故事为素材,将红色经典、京城故事和昆曲腔音有机地结合起来,反映了革命者崇高的理想和纯真的爱情。这部戏从排练到演出仅用了 19 天,在青少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成为剧院在发展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多演出才能多挣钱

然而,北方昆曲剧院的那些经典大戏还是没有办法与观众经常见面,有些戏因为长期不演,戏装戏服都残缺破旧了,演员天天在排练厅内练功,难免枯燥乏味,丧失积极性。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剧院没有自己的剧场。这一问题困扰了北昆多年,杨凤一上任以后便为剧场的事奔波。终于,她与北京市青年联合会的老朋友、梅兰芳大剧院总经理余声达成了合作意向。杨凤一看上了梅兰芳大剧院高雅的品位和良好的观众基础,决定将《长生殿》、《牡丹亭》等经典剧目在此复排上演。在与梅兰芳大剧院签订 40 场演出协议的同时,杨凤一又和渐开放不久的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商谈合作事宜。

“青年昆曲演员待遇很低,一个月最多也就 1500 元,这样怎么能留住人才呢?所以我们只能多演出,多演出才能多挣钱,同时也能让青年演员得到锻炼,这将是双赢的。”杨凤一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北方昆曲剧院目前是差额拨款单位,70%国家给,30%靠演出收入。而对于昆曲,北京市文化局有特殊照顾——演出所挣收入,政府补贴同等的金额。因此,演出越多,补贴就越多。针对目前剧院演员收入偏低的问题,杨凤一积极开拓演出市场,

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2009 年,北昆基本扭转了以往演出“只赔不挣”的局面,几乎每场都能实现盈利,使剧院在演出中获得了生机。同时,杨凤一也在行政管理上进行了改革,完善岗位定编,实行岗位责任制,对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员进行裁撤,组建起新的中层干部团队。

北方昆曲剧院的工作环境也是令历任院领导头疼的事情。由于历史原因,北昆的院址已十分破旧,不仅排练场地缺少良好的供暖、卫生间等配套设施,甚至连办公楼都被居民住户占用了一层。一位领导在剧院考察时曾对杨凤一说:“你总说北昆破旧,我来了给你加一个‘更’字,我真的没有想到北京市还有这样困难的艺术团体。”近年来随着昆曲地位的提升,北昆的对外交流多了起来,剧院的环境问题就更为突出。杨凤一表示,她已经通过北京市人大作了议案,正在通过积极的沟通解决这一问题。

“2010 年将是北昆发展极为重要的一年。”杨凤一深感责任重大。

这是昆曲界最努力最团结的 10 年

杨凤一的办公桌上放着许多演出计划书,这些孕育中的演出将成为北昆在 2010 年的崭新亮相,也将检验着杨凤一“新官上任”的改革成效。在今年,北昆将与皇家粮仓的厅堂版《牡丹亭》合作,在正义祠驻场演出。同时,还策划将李渔名作《怜香伴》搬上昆曲舞台。北昆还将尝试用现代手法诠释古代经典的《牡丹亭畅想》。此外,与怀柔区政府合作的原创昆曲大戏《红楼梦》也在排演之中,年内将上演。

明年,昆曲成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 10 周年。在这 10 年中,昆曲无疑得到了发展和复兴机遇。杨凤一对此感慨良多。她认为,10 年来昆曲界空前努力和团结。每年,全国各昆曲院团的负责人都要举行一次论坛,共商昆曲发展大计。各个院团都已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剧目,如江苏省昆剧院的《1699·桃花扇》、北方昆曲剧院的《西厢记》、苏州昆剧院的《牡丹亭》、浙江昆剧团的《公孙子都》等,昆曲艺术迎来崭新的气象。杨凤一希望届时由北昆牵头,在北京组织全国的昆曲展演。“10 年来无论北昆还是昆曲界,都付出了很多,壮大了很多,我对昆曲的未来有信心。”

艺术·言论

“炮轰”未必高明

张 婷

近日,某知名导演执导的“印象”系列山水实景演出遭到了某市副市长的指责,指责理由有 4 点,笔者总结了一下,大概说了两个问题。第一,“印象”系列投入大、实际利益少。第二,“印象”系列的艺术性不够强,重复性过高。

那么被强烈抨击的“印象”系列是怎样的一种艺术形式呢?据该“印象”系列中的一位总导演介绍,“印象”这一概念是他们在 2003 年提出的,同时也开创了“山水实景”的演出模式。这种演出就是把一个适合旅游的地区的最具代表性的人风地貌用大规模艺术演出的形式展示给观众,而这种展示是在当地特选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演出场地有时候是整个青山,有时候是整片海滩),演员也大多是本地普通居民。现场的观众同演员一样与

自然融合在一起。

因此,“印象”系列也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演出当地的“形象大使”,而且正在从一个艺术现象变成一种文化产业现象,对推动地方经济和文化品牌是有助处的。众所周知,该导演的“印象”作品有很多,如《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印象·西湖》等。据笔者了解,这些作品大都充分展示了当地的地理环境优势,将当地特殊的风俗习惯以及人文历史糅和在一起,向观众高调亮出演出以外的卖点。也许人们游至此地,不能记住当地的一草一木,忽视了很多值得关注的风情,却能通过一个实景演出,加深对该地区的印象,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

“印象”系列作为一种原创性的艺术形式,是一种全新的艺术探索,自然会存在一些弊端。如

所提到的:高投入并没有得到高回报;全国各地盲目跟风;一些“印象”演出没有新意,不能吸引游客;导致资源浪费,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环境等。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将“印象”演出“一棒子打死”。某些地方官员的“炮轰”,看起来慷慨激昂,其实没有太多过硬的道理。不排除他们是想通过“炮轰”某导演,从而打出本地的文化品牌,亮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做法,比起“印象”系列演出,并不显得更高明。

笔者希望人人都怀着平常心去看待“印象”系列这种发展中的演出形式,它的成功我们要继续发扬,它的弊端更应积极革除。出了问题就怨天尤人的态度是不恰当的,这样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目前,对于“印象”系列带来的问题,希望各方都能冷静对待。